

宋史

第七
函
十
冊

宋史卷二百六十七

列傳第二十六

張宏

趙昌言

陳恕

魏羽
劉式附

劉昌言

張洎

李惟清

張宏字巨卿青州益都人高祖茂昭唐益定節度使曾祖玄易州刺史祖持蒲城令父峭業春秋一舉不第退居邱園後唐天成中以賢帥後補協律郎至平利令宏太平興國二年舉進士爲將作監丞通判宣州改太子中允直史館遷著作郎賜緋魚預修太平御覽歷左拾遺六年出爲峽路轉運副使就加左補闕會省副使知遂州以勤幹聞入爲度支員外郎雍熙中呂蒙正李至張齊賢王沔薦其文行改主客郎中史館修撰數日以本官充樞密直學士賜金紫太宗召對便殿謂曰成都重地卿爲朕鎮之因厚賜以

遣至鄭州促召歸闕拜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會太宗親試禮部
不合格貢士令樞密院給牒因謂宏曰朕自御極以來親擇羣材
大者爲棟梁小者爲榱桷卿與呂蒙正皆中朕選大臣頗有沮議
非朕獨斷豈能及此乎宏頓首謝時河朔用兵宏居位無所建白
御史中丞趙昌言多言邊事乃以昌言副樞密宏爲中丞兩更其
職端拱初改工部侍郎再爲樞密副使淳化二年以吏部侍郎罷
俄判吏部銓權知開封府太宗御便殿慮囚以府獄多壅詔劾其
官屬宏等頓首請臯乃釋之眞宗尹京宏罷奉朝請至道初出知
潞州二年就轉右丞眞宗卽位加工部尙書咸平初還朝知審官
院通進銀臺封駁司二年眞宗以上封者眾慮其稽留命宏與王
旦知登聞鼓院再掌吏部選四年卒年六十三廢朝贈右僕射命
中使泣葬事錄其子可久大理評事可道太祝可度奉禮郎宏循

謹守位不求赫赫之譽歷踐通顯未嘗敗事可久至虞部員外郎
可道國子博士可度太子中舍

趙昌言字仲謨汾州孝義人父叡從事使府太宗尹開封選爲雍
邱太康二縣令後終安申觀察判官昌言少有大志趙逢高錫寇
準皆稱許之太平興國三年舉進士文思甚敏有聲於場屋爲貢
部首薦廷試日太宗見其辭氣俊辯又覩其父名謂左右曰是嘗
爲東畿宰朕之生辰必獻詩百韻爲壽善訓其子亦爲可嘉也擢
實甲科爲將作監丞通判鄂州拜右拾遺直史館賜緋魚選爲荆
湖轉運副使遷右補闕會省副職改知青州入拜職方員外郎知
制誥預修文苑英華雍熙初加屯田郎中明年同知貢舉俄出知
天雄軍時曹彬崔彥進米信失律于岐溝昌言遣觀察支使鄭蒙
上疏請誅彬等優詔褒荅召拜御史中丞太宗宴金明池特召預

焉憲官從宴自昌言始也河東用兵樞密副使張宏循默守位昌言多條上邊事太宗卽以昌言爲左諫議大夫代宏爲樞密副使遷工部侍郎時鹽鐵副使陳象輿與昌言善知制誥胡旦度支副使董儼皆昌言同年右正言梁顥嘗在大名幕下四人者日夕會昌言之第京師爲之語曰陳三更董半夜有傭書翟穎性險誕與旦狎旦爲作大言之辭使穎上之爲穎改姓名周馬以爲唐馬周復出也其言多毀時政自薦爲大臣及厯舉數十人皆公輔器期昌言爲內應陳王尹開封廉知以聞詔捕穎繫獄鞫之盡得其狀昌言坐貶崇信軍節度行軍司馬穎杖脊黥面流海島禁錮終身初太宗厚遇昌言垂欲相之趙普以勳舊復入惡昌言剛戾乃相呂蒙正裁數月會有穎獄普以昌言樹黨再勸太宗誅之太宗特寬焉淳化二年起昌言知蔡州逾年召拜右諫議大夫或議弛茶

鹽禁以省轉漕命昌言爲江淮兩浙制置茶鹽使昌言極言非便
太宗不納趣昌言往昌言固執如初卽以戶部副使雷有終代之
卒以無利而罷昌言復知天雄軍賜錢二百萬大河貫府境豪民
時芻茭圖利誘姦人潛穴隄防歲仍決溢昌言知之一日隄吏告
急命徑取豪家層積以給用自是無敢爲姦利者屬澶州河決流
入御河漲溢浸府城昌言籍府兵負土增隄數不及千乃索禁卒
佐役皆偃蹇不進昌言怒曰府城將墊人民且溺汝輩食厚祿欲
坐觀耶敢不從命斬眾股慄赴役不浹旬城完太宗手詔褒諭之
昌言拜給事中參知政事俾乘疾置以入卽赴中書時京城連雨昌
言請出廐馬分牧外郡或以盛秋補敵馬不可闕昌言曰塞下積
水敵必不至太宗從之未幾王小波李順構亂于蜀議遣大臣撫
慰昌言獨請發兵無使滋蔓廷論未決會嘉眉連陷始命王繼恩

等分路進討昌言攝祭太廟宿齋中因召對滋福殿復贊兵計遂遣使督繼恩戰繼恩御眾寡術餘寇未殄握兵留成都士無鬪志郡縣復有陷者太宗意頗厭兵召昌言謂曰西川本自一國太祖平之訖今三十年矣昌言知意卽前指畫攻取之策太宗喜命昌言爲川峽五十二州招安行營馬步軍都部署昌言懇辭敦諭不許賜精鎧良馬白金五千兩別賜手札數幅皆討賊方略自繼恩以下竝受節度旣行有奏昌言無嗣鼻折山根頗有反相不宜遣握兵入蜀後旬日召宰相於北苑門曰昨令昌言入蜀朕思之有所未便且蜀賊小醜昌言大臣未易前進且令駐鳳翔止遣內侍衛紹欽齎手書指揮軍事亦可濟也詔書追及昌言已至鳳州留候館百餘日賊平改戶部侍郎罷政事知鳳翔府徙澶涇延三州眞宗卽位遷兵部侍郎知陝州表求還京不許未幾移知永興軍

咸平三年與呂蒙正寇準同召以本官兼御史中丞知審官院有
言門資官不宜任親民昌言手疏以才不才在人豈以寒雋世家
爲限遂罷其議加工部尙書仍兼中丞先時多遣臺吏巡察羣臣
踰越法式者昌言建議請準故事令左右巡使分領之會知審刑
院趙安仁判大理寺韓國華斷獄失中解職昌言因上言詳斷官
宜加慎擇自今有議刑不當嚴示懲罰授以遠官若有臯被問不
卽引伏者許令追攝又天下大辟斷訖皆錄款聞奏付刑部詳覆
用刑乖理者皆行按劾惟開封府未嘗奏案或斷獄有失止臯元
勘官吏知府判官推官檢法官皆不及責則何以辯明枉濫表則
方夏望自今如外州例施行從之會孟州民常德方訟臨津尉任
懿以賄登第事下御史乃知舉王欽若受之昌言以聞欽若自訴
詔邢昺覆案坐昌言故入奪官貶安遠軍行軍司馬移武勝軍景

德初拜刑部侍郎求兼三館職命判尚書都省眞宗幸澶淵以盟
津居要增屯兵命知河陽歷知天雄軍府境內有小盜昌言榜諭
能告執者給賞牙吏卽遷職樞密使王繼英以爲小盜不當擅爲
賞格乃訪昌言易其榜有勞者俟朝旨未幾徙知鎮州遷戶部侍
郎大中祥符二年卒年六十五贈吏部尚書謚曰景肅錄其子慶
嗣爲國子監丞賦祿終喪姪孫允明同學究出身昌言喜推獎後
進掌漕湖外時李沆通判潭州昌言謂有台輔之量表聞于朝王
旦宰岳州平江昌言一見識其遠大以女妻之後皆爲賢相王禹
偁自卑秩擢詞職亦昌言所薦也昌言強力尙氣概當官無所顧
避所至以威斷立名雖屢經擯斥未嘗少自抑損然剛愎縱率對
僚吏倨慢時論以此少之慶嗣至太子洗馬

陳恕字仲言洪州南昌人少爲縣吏折節讀書江南平禮部侍郎

王明知洪州恕以儒服見明與語大奇之因資送令預計偕太平
興國二年進士解褐大理評事通判洪州恕以鄉里辭改澧州澧
自唐季爲節鎮兼領吏多緣簿書乾沒爲姦恕盡擿發其弊郡中
稱爲強明以吏幹聞召入爲右贊善大夫同判三司句院遷左拾
遺充度支判官與判使王仁贍廷爭本司事仁贍屈伏坐貶秩擢
恕爲度支員外郎仍舊職再遷工部郎中知大名府時契丹內寇
受詔增浚城隍其器用取於民者不時集恕立禽府中大豪一人
會將吏將斬之宗族號慙實佐競前請救大豪叩頭流血請翌日
集事違期甘死恕令械之以徇民皆恐慄無敢後期者數日功就
會契丹引去召入爲戶部郎中戶部副使遷右諫議大夫知澶州
驛召爲河北東路營田制置使太宗諭以農戰之旨恕對曰古者
兵出於民無寇則耕寇至則戰今之戎士皆以募致衣食仰給縣

官若使之冬持兵禦寇春執耒服田萬一生變悔無及矣太宗曰卿第行朕思之恕行數日果有詔止令修完城堡通導溝瀆而已營田之議遂寢俄知代州入判吏部選事拜鹽鐵使恕有心計釐去宿弊太宗深器之親題殿柱曰眞鹽鐵陳恕遷給事中參知政事數月太宗言及戶部使樊知古所部不治恕與知古聯事情好款洽密與語之欲知古修舉其職知古愬於太宗太宗怒恕泄禁中語罷守本官旋出知江陵府大發羣吏姦賊坐徒流停廢者甚衆郡內惕息淳化四年太宗從魏羽段惟一之請分三司爲十道置左右計使以魏羽董儼分主之召恕爲工部侍郎充總計使判左右計事左右計使分判十道事凡議論計度竝令恕等參預恕以官司分隸政令互出難以經久極言其非便歲餘果罷復以恕爲鹽鐵使時太宗留意金穀召三司吏李溥等二十七人對於崇

政殿詢以計司利害溥等言條目煩多不可以口占願給筆札以對太宗遣中黃門送詣相府限五日悉條上之溥等共上七十一事詔以四十四事付有司行之其十九事下恕等議可否遣知雜御史張秉中使張崇貴監議令中書籍其事專檢舉之無致廢格賜溥等白金緡錢悉補侍禁殿直領其職太宗謂宰相曰溥等條奏事頗有所長朕嘗語恕等若文章稽古此輩固不可望若錢穀利病頗自幼至長寢處其中必周知根本卿等但假以顏色引令剖陳必有所益恕等剛強終不肖降意詢問呂端對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寇準曰夫子入太廟每事問乃以貴下賤先有司之義後數日太宗又曰國家歲入財數倍於唐唐中葉以降藩鎮擅命征賦多不入公家下陵上替經制隳壞若前代爲得卽已致太平豈復煩朕心慮也因召恕等責以職事曠廢恕等對曰今土宇至

廣庶務至繁國用軍須所費浩瀚又遇諸州凡有災沴必盡蠲其租臣等每舉權利朝廷必以侵民爲慮皆尼而不行縱使耿受昌桑弘羊復生亦所不逮臣等駑力惟盡心簿領終不足上裨聖治太宗曰卿等清而不通專守繩墨終不能爲國家度長絜大剖煩析滯只如京城倉庫主吏當改職者簿領中壹處節目未備卽至十年五年不決以致貧無資給轉徙溝壑此卿等之過豈不傷和氣哉恕等頓首謝五年賜三司錢百萬募吏有能言本司不便者令恕等量事大小以錢賞之錢盡更給至道二年欲併三司令官總判其句院磨勘理欠憑由支收行帳提點等司令恕條列其事以聞恕奏曰伏以封域寢廣財穀繁多三司之中簿牒填委朝廷設法督責尤嚴官吏救過不暇若爲三部各設主司擇才非難辦事亦易事辦過鮮不撓上心此亦一時之良策也其句院磨勘兩

司出於舊制闕防之要莫加於此理欠憑由二司雖非舊設自理
欠失序憑由散落故設二司專令典掌綱目咸具制置有倫逋欠
無失理之名憑由鮮流散之弊實亦要切不可廢除若兩司併委
一官方及判官一員之事其主轄支收司先因從京支度財貨轉
輸外地此除彼附照驗稽滯若京城得賢主吏使居此司專行檢
轄凡支撥官物便給除破文憑却於所司置簿記錄催到收附文
記卽乃勾銷簿書取捷之門亦爲允當其行帳司近日權置了絕
舊帳帳目告盡司額自除提點司是中旨特置提振三司廢忘之
事固非有司敢得擬議也詔三司都憑由理欠司宜令爲一處命
官兼判應諸道通負官物令三司逐部理約理欠司但總其所逋
之數糾督之餘悉從恕奏恕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
害恕閱之第爲三等語副使宋大初曰吾觀下等固滅裂無取上

等取利太深此可行於商賈不可行於朝廷惟中等公私皆濟吾
裁損之可以經久於是始爲三法行之貨財流通峽路諸州承孟
氏舊政賦稅輕重不均閬州稅錢千八百爲一絹果州六百爲一
絹民前後擊登聞鼓陳訴厯二十年詔下本道官吏因循不理轉
運副使張晁年少氣銳會受詔按覆即便宐行之恕奏晁擅改法
計果州一歲虧上供絹萬餘晁坐削一任免恕每便殿奏事太宗
或未深察必形誚讓恕斂板蹶縮退至殿壁負立若無所容俟意
稍解復進慤執前奏終不改易如是或至三四太宗以其忠多從
之遷禮部侍郎眞宗卽位加戶部命條具中外錢穀以聞恕久不
進屢趣之恕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臣是以
不敢進眞宗嘉之咸平二年帝北巡充行在轉運使俄以母老求
解拜吏部侍郎知通進銀臺封駁司審官院上言封駁之任實給

事中之職隸於左曹雖別建官局不可失其故號請以門下封駁
事隸銀臺司從之五年知貢舉恕自以洪人避嫌凡江南貢士悉
被黜退又援貢舉非其人之條故所取甚少而所取以王曾爲首
及廷試糊名考校曾復得甲科時議稱之恕每自歎曰吾得曾名
世才也不愧於知人矣恕事母孝母亾哀慕過甚不食葷茹遂至
羸瘠起復視事遷尙書左丞權知開封府恕已病猶勉強親職數
月增劇表求館殿之職獲奉以濟其貧眞宗曰卿求一人可代者
聽卿去是時寇準罷樞密使恕卽薦以自代遂以準爲三司使恕
爲集賢學士判院事準卽檢尋恕前後改革興立之事類以爲冊
及以所出榜別用新板躬至恕第請判押恕亦不讓一一押之自
是計使無不循其舊貫至李諮爲三司使始改茶法恕之規模漸
革矣帝重恕詔大醫診療百日有司請停奉不許未幾卒年五十

九恕將卒口占遺奏及約束後事送終之具無不周悉真宗悼惜廢朝贈吏部尚書錄其子執中爲太常寺太祝執古爲奉禮郎恕頗涉史傳多識典故精於吏理深刻少恩人不敢干以私前後掌利柄十餘年強力幹事胥吏畏服有稱職之譽善談論聽者忘倦素不喜釋氏嘗請廢譯經院辭甚激切真宗曰三教之興其來已久前代毀之者多矣但存而不論可也恕性吝怒予濫私用錢及寢疾上言濫不率教導多與非類遊常習武藝願出爲外州軍校真宗曰戎校管鎮兵非丞郎家子弟所涖也以爲滁州司馬恕卒召復舊官後竟以賄敗執中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別有傳執古至虞部員外郎執方執禮竝太子中舍

魏羽者字垂天歙州婺源人少能屬文上書李煜署弘文館校書郎時建當塗縣爲雄遠軍以羽爲判官宋師渡江出其境羽以城